

独辟蹊径开眼底

回眸一睹老通辽

王玉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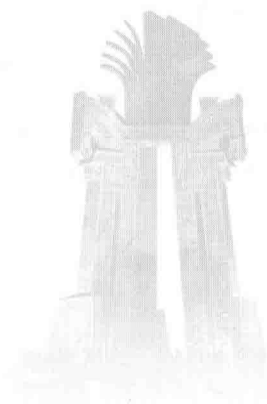
百年回眸

老通辽

品味老通辽的悠悠岁月
触摸老通辽的历史细节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百年回眸

老通辽

王玉涛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百年回眸老通辽 / 王玉涛著.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978-7-204-13826-5
I . ①百… II . ①王… III . ①通辽市—地方史
IV . ① K29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5965 号

百年回眸老通辽

作 者	王玉涛
责任编辑	于汇洋
封面设计	那日苏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80 × 96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3826-5/I · 2669
定 价	32.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 : (0471) 3946298 394626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 (0471) 3946120

序

那些逸闻 那些历史的细节

王玉涛先生是我在 2013 年的春天才开始得知其名的。

说来惭愧，我在通辽生活快二十年了，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对社会交往这一项极不上心，和许多当地文人都不怎么熟悉。忽然有一天，我看到《科尔沁都市报》上有一篇连载，“回眸老通辽”，一个固定的栏目。那一篇好像是写“监绳魏德富传奇”，写了当年给蒙古王爷们放荒的一个小人物的事情，读来文笔不俗，尤其是他笔下不是令人心生反感、高大正统的议论，也不是枯燥的学术研究，更不是简单传播无见解、无感受的那些百度来的信息，而是像小说一样充满了历史的细节——

“巴林爱新荒‘行绳丈量’，就是说开始丈量土地，编号待售。当时没有皮尺之类的工具，丈量土地一靠大绳，二靠地弓。因此，荒务总办一千人马里，就有了绳工、监绳一类人员。绳工，没有什么技术性，靠的是两条腿，手拉着大绳，用脚步丈量土地。每丈量一段，都要记载清楚。为确保不出差错，避免丈量时徇私舞弊，专设有‘监绳’。就是专门司职查看丈量、记录是否准确。”——这些细节让如今的我们听来十分神奇，只寥寥数语，即情景再现，把通辽小城最初那种天地初开的氛围一下子拉到了近前。这种有生命力的文字，让我不觉心生赞叹。顺手攒起来，见一期留一期，逐渐进入老通辽的世界里，也逐渐明白了我目下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各种由来。不由得生出许多亲近，不似以往难于进入的感觉了。

看得越多，越发觉得王玉涛简直就像是这一片地域的土地爷，这已

百年的通辽小城的来龙去脉、家长里短、逸闻传说，他好像全知道，大到放荒的缘起、鼠疫的灾难，小到女人们炕上的日常物件、老旱烟、“老姑奶子挑理”，闲到过去的烟花柳巷、澡堂子、大车店、茶馆茶俗、五行八作、土匪、张作霖，还有那些街道是怎么歪过去的，阴沟、阳沟，有些什么庙宇和僧人等等，笔下都是人间气象。

我私下里对写作者有个自己的判断标准，我觉得能够游刃有余地描写市井人文是一个写作者达到了化境的一个标志，这是比较高级的写手才会拥有的才华，我在通辽还不多见。印象中天津有个林希，写天津旧社会写得极是精彩，比如《找饭辙》；北京还有个邓友梅，写的《烟壶》《那五》也是极富功力，再早点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这些善写底层小人物的作家都是人情练达、懂各种江湖世故的达人，不是什么稍会码字的一般文艺男女可比的，我心想这王玉涛是什么人呢？对我来说简直就如横空出世一样。

后来在通辽市政协的一次会议上，我终于见到了王玉涛先生。原来是个已经花白头发的清瘦的老者，烟不离手。这个状态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倒是可信的，因为这是有阅历的人才能把握的东西。在会上我表达了见到王玉涛先生后的惊喜，让他很不好意思，想来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专家。

都说文人相轻，其实并不确实。文人之间的互相欣赏才是更常见的，我们一聊就知道，这是自己路上的朋友，于是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印象深刻的一次长谈是我请他第一次来我家喝酒，我们夫妻俩和王老师一起从中午11点一直聊到晚上9点，喝了两顿小酒，一个话题连起另一个话题，连绵不绝，提起那些故人，竟都是相熟的。

原来王老师开始写作还真是早，80年代初就开始了，而且是那拨文学青年里最有才气的一个。他们之中不乏白雪林这样在内蒙古文坛占一席之地的大家，王老师没出来，除了际遇使然，显然也和他这样散淡的性情大有关系，不说他视名利如粪土，起码也不是那类对名利苦心钻营的人，否则可能我们不会读到这样纯粹的文字。因为他活得自在安详，舒服坦荡，即便是当年给盟委看大门儿也不低气，反而以一个写作者的

角度观察着各种人生，听他讲起那些故事来的确都是好小说的素材。

我头一次觉得活得久并不是一件悲哀的事，原来经过这样岁月的沉淀，生命可以似陈年老酒般的甘醇。大概一切皆有天意吧，我一直很相信一个说法，是一次听课时记下来的，就说一片土地会自动选择自己的代言人，替自己言说生命故事，这不是什么部门命名的，这是各种际遇时事乃至个人的性情一起造就的。王老师一直默默无闻，仿佛是在等待着通辽小城到了一百年的这一天，他的阅历、眼界、文笔、心态一切都达到了最契合的时辰，于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记录下了这片大地的生命记忆，因为相隔不远，他的笔下满含着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亲式的情感，虽然是不动声色的描述，但却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他对故乡的热爱，他是在用自己的文字抚摸着自已的故乡。

我在通辽生活近二十年了，一直都听政府在提倡一个“打造科尔沁文化”的说法，但什么是科尔沁文化也一直是众说纷纭，没有一种准确的描述。直到读到了王玉涛的“老通辽系列”，我觉得他仿佛是找到了“科尔沁文化”的真正腔调——那就是草原的游牧文明随着蒙古王爷们的放荒开始，逐渐进入到农业社会，科尔沁这片大地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带来的各民族的各种影响，五方杂处之后杂糅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通辽这座小城的大街上，奶茶馆和杀猪菜馆可以并存，通辽是炒米的主产地同时也是玉米黄金带，牛肉干十分风行，荞面饸饹也深入人心……如果再往远一点说，东北这片广袤的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交融之所，那些北方游牧民族在这片大地上征伐、生息，像一台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大部分出自这里，比如东胡、比如契丹、比如蒙古、比如女真，等等。在通辽吐尔基山出土的大辽陈国公主墓，完全可以说明这里还曾经是辉煌一时的辽国的土地。如果更早一些，和那些在这片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早期人类文明的最早生活的族群——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殷商文化先祖们相比，游牧民族又是更晚一些来到这里生息繁衍的，无论哪一个民族在这里处于主导地位，都体现出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多民族的融合，这片土地也因

多民族的融合而生机勃勃。所以我私下认为“科尔沁文化”里也应该包含这种多民族融合后的文化似乎更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当占据主导地位的蒙古族在这样由游牧转向农耕之后，百年过去，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的方式，这就是如今的现实，是我们生活的当下。当我们听着科尔沁蒙古人说自己的母语时，已经夹杂了太多的汉语词汇，即便是不懂蒙古语的我，在听一个科尔沁蒙古人流利地说母语时也能猜个大概。我曾经和内蒙古大学的策扎日嘎拉教授（汉名刘成）交流过这个问题，是为此感到警惕还是应该怎么办，他给了我一个极乐观的回答，他说东部区的蒙古人由于接受汉文化比较多，词汇更丰富，容易出小说家，而西部区蒙古族传统保存得比较好，容易出诗人，那是蒙古语的音乐性使然。

可见文化的交融并不完全是那么悲哀的事情，各有各的优势和独有的特点。恰在这个当口儿，王玉涛记录了这一切，仿佛是一个见证人一般。这个见证不是普通的见证，他记录的是一个地域在发生改变的一种渐进的过程，尤其是那些历史的细节，那些逸闻更是无以伦比的，带着人间的温暖，也带着心灵的热度，俯向这片火热的大地。他给百年通辽小城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往事记忆，一个有自己独特记忆的城市才是使生活于此的人感到温暖的、有着强烈归属感的城市。

如果追求写作利益的最大化，无疑拥有了这些材料，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似乎更是一个小说家的追求。王玉涛没有这样做，他只选择了平地记录，为这片土地立传，为此，时阅数载，他开始被人另眼相看，获得了迟来的尊敬。

在这本美好的岁月之书就要付梓出版之际，王老师嘱我给他写序，作为晚生后辈本不应由我来评说他的成就，但是他坚持要我来做这个介绍人，实在让我诚惶诚恐，为了王老师的这份信任，我勉为其难第一次给人做序，实在羞愧难当。

2015 年岁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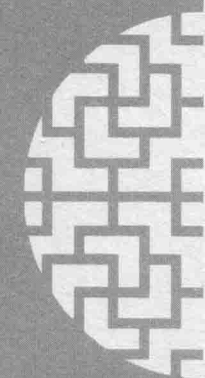
苏莉

目
录

百年回眸老通辽

历史篇

- 卓王出放巴林爱新荒 // 3
- 话说卓里克图亲王 // 8
- “采哈新甸荒”引起的事端 // 14
- 赵尔巽与通辽城 // 17
- 改变了通辽城格局的小人物 // 22
- “通辽”释义与老城壕 // 26
- 泱泱大水漫通辽 // 31
- 通辽曾有个二道壕 // 35
- 话说马道尹府 // 40
- 通辽城的老房子 // 46
- 老通辽的胡同与阳沟 // 52
- 老通辽的渡口与码头 // 58
- 话说通辽铁路 // 60
- 私塾与新式教育 // 67
- 老通辽当铺 // 73
- 三畚堂·长麟堂·溪水堂 // 79
- 解放前老通辽商业的兴衰 // 83
- 老通辽人的“奉天情结” // 90



Contents

目录

百年回眸老通辽

- 从“吴俊升修建姑子庵”说起 // 95
- 圆通寺与两个和尚 // 102
- 话说通辽卍字会 // 107
- 通辽老爷庙 // 113
- 龙王庙与文庙 // 117
- 日本神社与大蒙古忠魂塔 // 121
- “监绳”魏德富传奇 // 129
- 通辽“万人坑”到底在哪 // 133
- 南坨子“碉堡”留下的历史疑问 // 138
- 末代皇帝到通辽 // 143
- 老通辽解放前夕几段轶事 // 147
- 老通辽解放初期几则老兵轶事 // 153
- 文化名人与通辽 // 157
- 老通辽历史上的“第一” // 164

民俗篇

- 淡出通辽城的交通工具 // 173
- 老通辽的花街柳巷 // 179
- 闲话老通辽澡堂子 // 184
- 老通辽招幌 // 191
- 漫话老通辽大车店 // 198
- 老通辽早年的茶馆与茶俗 // 203
- 老通辽当年的“五行八作” // 208
- 老通辽的老旱烟 // 221
- 老通辽居家必备的物件 // 227

content

目
录

百年回眸老通辽

老通辽的坛坛罐罐 // 236

女人的活计 // 242

小城叫卖 // 248

老通辽过年那点事 // 254

老通辽的年 // 261

老通辽的“说道” //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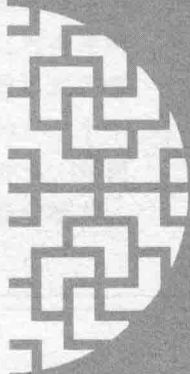
老通辽的“姑奶子”挑理 // 273

远去的童趣 // 277

老通辽八景 // 284

老通辽乡音锁谈 // 296

后记 // 303



百年回眸老通辽

历史篇

历史的变迁，城市的发展，一些事物涌现，一些事物消散。然而，一个城市必定会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印记，它的来龙去脉、人文轶事在岁月的沉淀中让城市有了温度……于是，这片土地便会在人们心中神圣起来。

通辽，一个在科尔沁草原上冉冉升起的城市，从镇基的“五方之地”发展到今天跨西辽河两岸的新城新面貌，经历了多少代人的努力，曾引发了哪些事端，小城的格局究竟又是怎样改变的？一个个历史疑问，一段段奇闻轶事，由此铺展开来，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那些人、事、物仿佛就在你眼前，上演了一场百年历史剧……

卓王出放巴林爱新荒

1912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延续了近300年的大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大事，以致在北部边陲发生的卓王“出放”巴林爱新荒这件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巴林爱新荒是科尔沁草原科尔沁左翼中旗的一部分，位于西辽河南岸，属卓里克图亲王的领地，也是这里的蒙古人赖以生存的草原。那么，卓里克图亲王为什么要将草场卖掉呢？说来话长，这里既有重要的历史原因，也有卓王的无奈。

首先，是由外因造成的。自满人入主中原，就对蒙



草原一景

古人采取了圈禁政策，将蒙古人划为若干个旗，每个旗都有固定的驻牧地，相邻的几个旗为一个盟，以便于加强统治与管理。

自甲午战争之后，清王朝愈见式微，接连不断的巨额战争赔款，造成国库空虚。日本、俄罗斯加紧争夺我国东北，日本更是将所谓的“满蒙地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誓欲侵吞。《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露骨地说“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中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争夺东北筑路权的同时，日、俄不断派特务以“游历”为名进入蒙古草地，进行拍照、测绘。

日、俄两国如狼似虎，野心勃勃，引起朝野上下的担忧。提出诸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修筑铁路等种种对策，但都远水不解近渴，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内蒙古草原地广人稀、难以防御的难题。为此，有人提出“移民实边”“借地养民”的政策，即把山东、河北等地的灾民迁移到内蒙古草原，用以充实边疆，并成为清末的一项国策。

此外，蒙古王公终年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源自朝廷薪俸及草场收入已无法满足需要，很多蒙古王爷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只好趁着朝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出卖草原。

进入中华民国以后，东北军阀对蒙古王公拥有的大片草原垂涎三尺，以贪婪的手段巧取豪夺。

在这个大背景下，自1851年起，科左中旗先后进行过七次“放荒”，即郑家屯、白市荒，采哈新甸荒，洮辽站荒，巴林爱新荒，河南、河北荒，东夹荒，西夹荒（架马吐）和辽北荒（舍伯吐）。七次“放荒”总面积达12870平方公里，比现在科左中旗总面积（9811平方公里）还多3059平方公里。

巴林爱新荒的开发，正是在清王朝刚刚结束，中华民国建立的历史时刻。也正是这次出放草原，使自明代起一直是蒙古人的牧场，有清以来成为蒙古王公封地的科尔沁草原变成了阡陌纵横的沃野农田。从这一

年起，昔日这片牛羊成群、牧歌缭绕的草原，渐渐村落相连，鸡犬相闻，并同时崛起一座草原小镇——通辽。



民国三年通辽镇购房基地蒙汉大照

1912年(民国元年)4月16日第十五代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以“偿还债务”为由，向东三省总督呈请，要求准许出放“卓里克图亲王牧场”，以荒价收入“筹还京债”。东三省都督赵尔巽将卓王色旺端鲁布的呈文转送给大总统袁世凯，得到批准后，东三省都督遂任命原呼伦贝尔备道黄仕福为“巴林爱新荒务局”总办。1912年4月22日着手筹备有关放荒事宜，并拟定了《丈放科尔沁和硕卓里克图亲王所属巴林他拉至爱新庙牧场荒地章程》。这个《章程》明确了放荒的范围是，“东至巴林他拉，西至爱新庙，南至小细河，北至辽河岸。东西长约五十里，南北宽三十里，外加辽河北岸胡家园子一带六千六百一十五垧，约有荒地共计六万七千余垧”。

这里，除了“辽河”一词大家较为熟悉外，其余“巴林他拉”“爱新庙”“小细河”几个名称今天都已不复存在。其实，它们都是今天科尔沁区的一部分。

当时，在今天通辽市主城区南侧南沙坨子附近住着几户蒙古人，这里就是巴林他拉，汉语又叫白音太来；另外，在通辽市主城区东，现建华砖瓦厂一带也有几户蒙古人，也叫巴林他(塔)拉。这些蒙古人据说

都是从巴林迁居而来，他（塔）拉蒙语为甸子，即巴林人居住的甸子。这次出放的牧场东界正是位于主城区东侧的巴林他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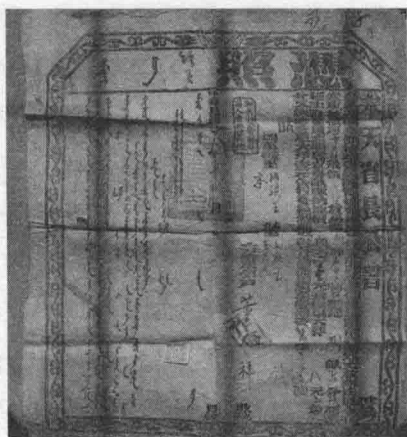
爱新庙位于现西六方，原来这里有一座卓里克图亲王的家庙。据传，庙内供奉着一副铁甲，当地百姓传说，这副铁甲是杨六郎的遗物，但没有任何依据佐证。据判断，应是卓王先人所用铠甲或努尔哈赤赏赐给卓王先人的，因此供奉在庙里。如上判断是因为科尔沁部最早与后金结为联盟，在抗击察哈尔进攻等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因此，科尔沁部四十旗首领都被封为亲王等爵位。其中，卓里克图亲王就是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为纪念科尔沁部战死的英灵，努尔哈赤敕命修建“安辛庙”，以悯恤科尔沁部全体参战将士，并御敕铁甲一副供奉在寺庙中，以示缅怀此次征战中所有捐躯的忠烈。此后，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乌克善经1632年、1634年、1636年、1641年等多次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出兵作战，安辛庙都作为科尔沁部卓里克图亲王的战争“闵忠祠”进行祭祀和修缮。此后，随着战争频率的减少，安辛庙的“悯忠”功能逐渐隐去，而日常的宗教活动逐渐兴盛。到了晚清和民国期间，名称也由安辛庙演变成了“爱新庙”。鼎盛时期据说有殿宇百余间，僧侣数百人，是可以与著名的莫力庙比肩的大寺庙。遗憾的是这座盛极一时的寺庙没有毁于战争炮火，却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被拆毁，砖瓦木料被运走，修建余粮堡政府。

小细河是此次出放牧场的南界，小细河即教来河下游。教来河发源于赤峰市敖汉旗境内，流经奈曼旗八仙筒以下河道变宽，两岸多沙丘和开阔的草甸子，水流缓慢，泥沙沉积而使河流变清，故下游改称清河。蒙语称尼日郭勒，汉语译为细河。洪河是教来河支流，是一条季节性河流，也是细河的一部分，发源于奈曼旗治安镇南部，经现今开鲁、科尔沁区，在科左后旗乌兰敖道苏木汇入教来河。此河是今天科尔沁区与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界河，河南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河北是今天的科尔沁区。

巴林爱新荒北界辽河即西辽河，西辽河自西南向东北，再拐向东，现通辽市主城区就位于西辽河两岸。

在巴林爱新荒出放之前，科尔沁草原已经有大量的牧场变为良田，

但在出放之时，均只管按事先批准的草场丈量出售土地，至于村庄、镇的位置不予考虑。在出放之前事先预留村、镇土地，应该是“巴林爱新荒务局”总办黄仕福的首创。《丈放科尔沁和硕卓里克图亲王所属巴林他拉至爱新庙牧场荒地章程》第四项中明确写明：“镇基屯基。查向来放荒不先勘留，听凭各户按照领地，段内盖房凿井，殊嫌散漫。此



董元祥购买土地八亩二分九厘凭照

荒拟先勘镇基、屯基。此段荒内于适中之地应留镇基一处，占地约五方。”在这段记载中明确提出了在这次放荒中，为了避免今后混乱，准备先勘留出一块面积为五方之地，作为建镇之地基。这也是自 1791 年科尔沁草原首次放荒以来 120 年的放荒史中，第一次在放荒之前就进行了正式的城镇规划。正是在这块事先预留好的“五方之地”，经几代通辽人的不懈努力，形成了如今跨西辽河两岸的草原新城。